

香港的貢獻和港陸關係 (下)

三、香港政府對群眾大示威難以對付，因為沒有處理的權力，必須等候在大陸的上級指示。大陸至今（8/25）仍在猶豫，似乎不願授權特區政府自行處理，避免提高香港的自治；也不願接納民眾要求，避免開啟民眾對政府提要求先例。

解決問題的權力在大陸。大陸官方首先必須認識：香港人是非常愛國的。所謂港獨，最多只有極少數的人在說；他們的影響有限。大陸對香港人必須寬厚，容忍，以愛心對待，而不是懷疑、污蔑，擺出準備嚴厲制裁的姿態，使港人覺得不公平，被蔑視，被扣加罪名。大陸切不可高調宣傳港獨，好像港人都有港獨傾向，從而誤導大陸公眾，產生對香港的敵意，大張撻伐，使港、陸關係惡化。近代以來，每當中國有事的時候，香港人表現的愛國心，可歌可泣。大陸不可以把香港人的愛國心，一棍子打倒。

指責香港人受外力煽動而“不愛國”，更是最不負責任的污蔑。即使在英屬時期，港人都自視為中國人。他們不可能會聽外國的煽動。香港是言論自由和出入自由的國際港，與外人交流是平常事。示威發生後，自然顯出雜音。大陸對此理應明辨，不可以用外國煽動這種話引起大陸人對香港人的仇視和敵對，撕裂同胞感情。

大陸官方的心理認為：向外申述就是叛逆；服從中央才是愛國。香港學生和年輕人的要求，只是尊重自治，司法保障。是出於自衛心理，並不是對港府挑戰，更不是對中央挑戰。《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規定：港人有示威的權利。示威是正常、合法的民意表現。香港人有權享有《基本法》第27至34條列舉的公民權利，有的權利是大陸《憲法》中也有的，有的則是香港因其自由港的地位所特有而《憲法》中沒有。

大陸尊重香港的權利，延伸的意義是將來尊重台灣的權利，再延伸的意義是中國會尊重東南亞和所有周邊國家和人民的獨立自主的權利。其結果是贏得信任和友誼，和真正的安全。對港、台表現愛心、容忍和寬容，必得到加倍的回報。

香港「反送中」問題的解決，必須是特區政府與學生和社會各方理性談判，和平解決。北京應授權特首和立法會與市民廣泛談判，做出合情合理的決定，越早越好。還應該進行公正客觀的真相調查，消解謠傳所引起的港陸間誤解，確保未來港、陸親愛合作無間，關係和睦。

四、萬一大陸走極端，必將喪失香港民心，不論青年人，成年人，老年人，都將更反對大陸的統治方式，滋生港獨情緒。大陸以後將難以平靜地統治香港，香港也不能發揮其難以替代的作用。

首先，香港的企業和資金必將大量外移，人才隨之外移。大陸的外資、外企和人才也將外移。而大陸本國的資金和企業以及人才也將隨之大量外移。大陸的官、富家族早已開始把財富和家人外移，他們自己留在大陸做官賺錢，到退休才走。一旦香港被扼殺而導致大陸經濟衰退，在大陸賺錢的機會消失，有辦法的人會覺得早走為上，提早外遷。中國的經濟情況將不堪設想。打擊香港，勢必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

過去大陸每次在台灣選舉前施壓，台灣勢力就大向港。對香港施壓，勢必導致台灣內部的向心轉化為離心力。眼前就極可能抬高台灣氣勢，促成民進黨以高舉捍衛的大旗而在2020選舉中獲勝。

東南亞國家的眼睛一向是盯著香港。香港有事，勢必視中國為潛在的敵人而不是可信賴的朋友。南海如發生任何爭議，東南亞國家必然得到區域外國家的支持，中國將面臨軍事、外交四面受敵的壓力。所有南海島嶼和海域恐將引起爭端。

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也將不願或不與中國為友。並且在任何國際爭端中，幫助與中國對立的弱小一方。在經貿關係上，各國既對中國心存戒心，又鑑於中國的內外樹敵，懷疑中國的經濟前景，因此避免與中國有太密切經貿關係。長此以往，中國的經濟將陷入困境。

四、如何明智地建立良性港陸關係
1. 深層思考，「反送中」運動不是孤立的事件。問題的關鍵在一國兩制本身是過渡性質的，設計的時限是50年，50年以後呢？香港和大陸雙方對未來前景的想法不同。

《香港基本法》雖稱為基本法，但是人大常常想改動，例如2003年，大陸人大要求加強《基本法》第23條（關於顛覆政權等罪行的規定），民眾大舉抗議，結果港府撤回改法，特首董建華去

◎吳章鎰

職。2014年，人大決定取消《基本法》第45條和第68條賦予香港人最終普選特首和立法會議員的權利。引起兩傘運動，結果人大撤回修改，特首梁振英去職。香港方面，特別是年輕人，對於《基本法》維持“有自由沒有民主”的殖民地制度，日久自然不滿，大陸對這一點便非常敏感，深恐會影響大陸民心。

大陸的基本法是《憲法》，是不允許資本主義的。《憲法》第一條：“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大陸自改革開放後，已經實行資本主義，資本家崛起，但號稱是“市場經濟”，實不算違憲。香港回歸不諱言維持資本主義制度，卻是公然違憲。大陸為什麼沒有修改《憲法》，使一國兩制（含資本主義）合法，不得而知。

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暴露了一國兩制的過渡性弱點，有內在的不穩定性的本質，不是長治久安的制度。

什麼才是將來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國民之間相互友愛，互相尊重，人人身心愉快，安居樂業？這是當前最重要的課題。因此，有必要設想一種有永久意義的良好國體，不會發生制度性的衝突。

2. 最可能的制度是一種聯邦制，一勞永逸地完成一個包容而統一的未來型國家體制。

聯邦制可以說是世界上的新興體制，是繼民族國家之後的多元化國家的體制。現在世界上有27個國家是聯邦制，佔世界人口一半。國家有大有小，各式各樣，聯邦制並沒有一定的定義和模式。每個國家都自我創新，設想最適合自己的制度。民主制不能抄襲，聯邦制更無從抄襲。過去在華人學者間已經有人提出過聯邦制的概念，現在面臨一國兩制的死角，國人應審時度勢，集思廣益，高瞻遠矚，從香港開始著手，設計並實驗適合中國的聯邦制。

從周恩來到鄧小平，都主張將香港“保持現狀，充分利用”。有人認為香港已經利用完了，可以抹消了。那種想法是大錯特錯。

第一，香港還有很多特點和長處，大陸應繼續以香港為師，有序地繼續進行

尚未完成的改革開放。香港富有特殊的長處和實力。大陸公私機構、企業、團體、個人，紛紛向香港學習。黨政機構、公司企業派駐到香港的辦事機構和人員，不知道有多少。香港是他們與外界來往的重要橋頭堡。

在經濟領域之外，香港有法治，以民為本、官守守法、清廉、開放、專業精神、公民平等、教育獨立、司法獨立、閱讀自由、言論自由、進出境自由、企業自由、創業精神、胸懷世界的心態等等優點，還有豐富的國際經驗，國際人脈，有自由港的地位和方便，是大陸突然建起的輝煌城市所無法比擬的。大陸有幾億人曾到香港旅遊，他們對香港都心存好感。現在只有49個城市的個人可以去香港自由行動，將來擴大開放，旅遊的人更多。香是值得大陸人學習的好地方。

第二，大陸對香港不能只從利用的角度對待，這樣的心態是非常危險的：將使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什麼時候自己也會失去被利用的價值？哪裡還有安定團結的地方？

香港面積人口GDP都比新加坡大，擁有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特質，有資格成為一個中華聯邦中的明珠成員。香港未來對大陸的貢獻將不遜於過去。

採取聯邦制，可以根本解決不同制度並存的問題。在聯邦大家庭裡，各邦各有其治理制度，長期高度自治；各邦間互不干涉，但相互親愛合作無間，發揮多元的優勢。大邦小邦一律平等，大邦不依其大而欺小，小邦也不恃其小而挾大邦。各邦都不應改變其他的邦，同時也不擔心被改變。聯邦內的同胞不是其豆相煎，而是優勢互補。香港年輕人不再擔心未來，大陸的領導們也不必擔心香港的影響。這個聯邦制的設計，必須是將來能夠容納大中華的全體。

時間相當緊迫，必須在30年內完成這個劃時代的體制建設。中華民族有幾千年的政治智慧，應該有氣概和自信：一定能設計相當完美的聯邦制。

結論：一國兩制的過渡性有其根本的不穩定性。香港年輕人身處其境，好像在地震帶上，切身感受，發出他們的聲音：海內外全體中華人理應深思。中國近代許多重大事件的轉折，是學生開的端。學生淳樸而有理想，沒有私心。他們的直觀和直覺不可小視。歷史教訓彰彰在目。已故唐德剛教授曾說：“天下無不是的學運！”慎哉。

吳章鎰，聯合國退休人員，是老保釣中最早對美國歸還 艦而產生的釣魚台歸屬問題提出質疑的人之一。後來的保釣運動就是從他們的質疑開始的。

從心治療香港病

◎傅崐成

有著一定“不可避免”的性質。我曾多次訪問香港，且曾公開預言：香港必失落日，然後才可見日出。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幾乎也是不可避免的。

如今香港同胞已經為時勢所迫，不得不接受動亂之後，必將到來的重大變遷。筆者認為，香港特區政府和所有香港知識份子，都有一份重要的使命，那就是要把下面列述的基本政治倫理邏輯，向廣大的香港民眾，說清楚、講明白。如此或許才能期待香港未來的長治久安與重新日升東山，光照大地。

（于此，筆者不能不想起臺灣的問題。過去多年來，我們這些搞政治的臺灣學者，沒能把相關的政治倫理邏輯，有效傳播給廣大的臺灣民眾。我們對於後來的台灣崛起以及類似太陽花運動的青年動亂，也都負有一定的責任。）

首先，港府和所有知識份子需要向廣大的香港民眾，引用實例，深刻介紹，讓大眾看清楚：這個世界曾在殖民主義長達兩、三百年的淫威之下，形成了不同階級的民族國家。這一違反世界人權的餘毒，曾經給世界帶來不小的麻煩。

二戰之後，各國痛定思痛，創立了聯合國，力圖建立一個“各民族國家一律平等”的國際新秩序。雖然格於種種現實，這個目標至今沒能完全達成，但是，在聯合國的集體努力之下，“去殖民化”與“主權平等”的理念，已經成為推進國際法治的全球共識。

其次，港府和香港全體知識份子，需要客觀地向廣大香港民眾介紹實例，讓大眾看清楚：有些昔日的殖民主，仍然不情不願地抗拒接受聯合國推動的上述全球共識。而少數被殖民的人民的，也仍然甘於做次等公民。或則無力反抗，或則受到思想的毒化，久而久之，變得無心反抗。譬如，琉球、關島...等以及一些小島嶼，原本按照聯合國的決議，應該給與“非自我統治”（被異族統治）的民族，自決前途的權利，但是卻因為部份擁英、擁日、擁美人士的聲音，受到昔日殖民主的

論

壇

中

美



US-CHINA FORUM

網址: <http://www.us-chinaforum.org>
<http://www.us-chinaforum.com> 投稿信箱: uschinaforum138@gmail.com

中美論壇社 主編

社務委員: 張紹運 周友道 水秉和 張一編 陳立家 陳惠中
馬在莊 佟秉宇 高志雲 陳耀華 范湘濤 張文基 董社長

刊例設計 劉學武

每星期六出刊
第 320 期

推進中美相互瞭解合作 促成海峽兩岸和平統一 倡導和諧平等多元世界

詭譎多變的台灣選局

◎阮大正

9月28日是民進黨的黨慶日，很有可能在審時度勢下推出新的決議文，以鞏固黨派基本盤和支持者票源，不惜將三個月後的選舉定性為一場改革與反改革、進步與退步、抗中與賣台的對決，無疑把原本因各項改革紛紜不已的台灣社會推向更尖銳的對立局面。

台灣社會和海外華僑對完全在野後的國民黨再起，有相當的期待；普遍認為國民黨仍是台灣社會一股重要的安定力量，兩岸關係的發展也需要國民黨扮演穩定積極的角色，這是國民黨的優勢。

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16日夜11時(台北時間)閃電宣布不登記2020總統大選獨立參選連署，讓國民黨支持者「鬆了一口氣」，有助國民黨黨內團結，國民黨重返執政的機率將因此增加。

郭台銘不選，對國民黨而言只有「短暫」優勢，因為距離大選還有4個月，目前還不確定韓國瑜能不能吸引更多年輕選民，這對他能否勝選至關重要。前副總統呂秀蓮將代表獨派團體喜樂島參加大選，無可避免會吸走蔡英文的部分票源。

在民進黨內部很多派系、獨派大老辜寬敏、阿扁一直打蔡情況下，蔡其實根本不像表面上那麼穩，此外，美國在大選中的角色也相當關鍵。川普利用台灣與大陸打交道的戰略利益讓華府更傾向和蔡英文合作，不過同時美國也不想改變台灣現狀和並未輕視韓國瑜引發的民心士氣風潮，加上想降低中美貿易戰的對立狀態，以利川普連任，因此，AIT正式邀請韓國瑜訪問D.C.。預期美國在這次大選採取相對不干預的態度。

許多人希望韓國瑜和朱立倫搭檔，組成「韓朱配」，理由不外：朱立倫大力扶持，長期壓制了當地原住民族的自決呼聲。

其三，香港人民是幸運的。在港英政府殖民主義時期，由於此地遠離英國本土，處處需要中國的照顧，香港人民並沒有真正遭受過缺乏食、沒水沒電的痛苦。二戰期間，中國軍民在滇緬鐵路浴血奮戰，並命幫助了英軍盟友，但事後卻受到了英國無端的背叛。香港結束殖民，依法回歸祖國之後，中國母國為香港人民制訂的“一國兩制”，更是一套協助香港人民逐步、無痛、順利改變生活方式的長期“過渡”辦法。這是明顯的善意表現，不該受到惡意的曲解。

當然，香港人民也應該瞭解到，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最終當然應該要追求“一國兩制”的目標，而非永遠的“一國兩制”、“一國三制”或“一國四制”才對。香港有很多優良的法令制度，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之下，理應成為全中國的典範，讓其他地區或省市多加學習。目前，在一些西方外力的曲解之下，一些香港青年自甘為昔日殖民主的鷹犬，硬毀自己的家園，放棄自己民族的尊嚴與良好的發展契機。這不但自傷、自損的，更是背離國際社會發展制度的、違反全球共識的愚行。

最後，香港特區政府與全體知識份子，也應該讓社會大眾瞭解到，經由合憲的程式，沒有哪個法律或政策是永遠不可修正的。這就包括了“逃犯條例”，甚至“香港基本法”與“一國兩制”的根本

有財經專業、擔任地方首長多年、擔任過行政院副院長，能彌補韓國瑜經驗的不足。此外，國民黨提名韓國瑜參選後，柯文哲、王金平、郭台銘動作不斷，外界擔心國民黨再次分裂，希望「韓朱配」避免藍營分裂得更深。

其實，國民黨分裂是假議題，郭台銘脫黨甚久，臨時取得「榮譽黨員」身分參選，正當性原本就勉強，未獲提名就宣布退黨，可見心從來不在國民黨，而王金平從來沒有脫黨的意思表示，國民黨沒有分裂的問題。

朱立倫擔任副總統，表面看來有加分效果，但韓與朱都是眷村外省第2代，都是男性、北台灣出身，不但加分效果有限，綠營強打反中、本土意識、兩岸牌，省籍與認同問題很容易被挑起，最後很可能反而失分。

不過，韓國瑜副手問題確實重要。韓蔡對決，蔡英文已領先，從積極面來看，副總統人選必須在對外形象、選票開拓上有加分效果；從消極面來看，即使不能加分，也絕對不能失分；最糟糕的就是反過來拖累主帥。

今後三個月將是台灣政局變動率最詭譎的時刻，蔡英文執政三年多，面對一切問題都歸咎於前任政府，更不惜將三個月後的選舉定性為一場改革與反改革、進步與退步、抗中與賣台的對決。挑動兩岸對立情緒及台灣受壓迫的意識，向來是民進黨執政績效不張時，得以獲得再次勝利的“大補丹”。以往兩岸關係的處理能力，被視為是國民黨獲得民眾信賴的強項，但如今恐怕連國民黨自己也不再如此認為。甚至於，國民黨終究受到「偏安」意識所蠶軍，以至畏於突破民進黨設定的台獨意識框架，因而可能已視兩岸關係是他們在大選中的“單門”。

2020這次選舉的選民總數約1,900萬人，將投票率抓在2008、2012這兩次的中間：75%，約1,425萬人。2016年票投蔡英文的選民有689萬人，估計這次獨派呂秀蓮會瓜分百萬票以上，對蔡能否連任，影響頗大，唯最後獨派是否「棄呂保蔡」，有待觀察。(9/18/2019寫於洛杉磯)

阮大正，著名報人，專長分析報導國際形勢、海峽兩岸關係和台灣美國雙邊關係。

政策。

任何法律或政策都不會是完美無缺的。對於現時政策或法律有所不滿不满意的港獨、台灣、藏獨分子，或世界上的任何獨立勢力，都只有兩條路可走：革命成功，或修法成功。

香港獨派需要從現實面，算計好這個小型城邦社會，人民幸福的政治終極目標，選擇自己正確的道路。革命是要大失血的，豈能符合香港社會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唯有藉由修改“憲法法”（例如《基本法》，而非只是憲法典），追求相關法律與政策的不斷完善，才能符合香港人民的大益大利。這不單單是香港特區政府的事，不單單是香港知識份子的事，也當然應該是全體香港市民的事。



香港維多利亞港的海面上，一定會見到日落，但也會見到日出。我是這麼相信的！

傅崐成海南大學特聘教授，《中華海洋法學評論》主編，香港《中國評論》學術顧問。曾任上海交通大學致遠講席教授、廈門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廈門大學南海研究院院長、中國與俄羅斯等地仲裁員。

(攝影 傅崐成)

Changing Tone at Shangri-La Dialogue - Lee Xian Long and Other Delegates' Speeches

The Shanghai-La Dialogue was first conceived by the Director-General and Chief Executive Director, Sir John Chipman,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ecurity in 2001 to provide a forum for the defense officials and military chiefs to discuss world issues on strategic strategy. The first Summit was held at the Shangri-La hotel in Singapore in 2002 and followed annually ever since thus known as Shangri-La Dialogue (SLD). The first meeting was attended by 12 countries and it grew gradually with attendees moving up in official positions, first to vice ministers level then minister level and then included keynote speakers of head of state in addition to that of the host country, Singapore.

It was in 2007, China first sent a delegation headed by Lieutenant-General Zhang Qingsheng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with ranking equivalent to vice-minister level. In 2009, the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Kevin Rudd, gave a keynote speech at SLD and opened the precedence of sideline bilateral meetings between defense ministers to conclude agreements. That year in SLD, Australia and Singapore agreed allowing Singapore's army to use Australia's military training facilities for another decade. In 2010,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Lee Myung-Bak was the invited keynote speaker. In 2011, it is notable that the discussion topics expanded beyond military matters and for the first time focused on the South China Sea (SCS) Issue. The U.S. defense Minister, Robert Gates, reiterated at SLD the commitment of the U.S. to the Asia Pacific (AP) region. As an outgoing defense minister, he raised a bet of \$100 with anyone to proclaim that he predicts the influence of the U.S. would be stronger than today in the next five years. Of course \$100 is a joke, so insignificant, considering the U.S. strategy in the AP region. Today, the attending countries of SLD grew to 28 nations. The agenda has elevated far beyond talks of military weapon development and sales. In a White Paper issued by China in 2010, it has cited SLD as one of her avenues to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David Wordman

participate in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This year's Shangri-La Dialogue was held from May 31-June 2 with 28 country delegates and 16 keynoters, including Singapore Prime Minister Lee and 15 Defense Ministers or Secretary or Representatives, Patrick M. Shanahan (US), Wei Fenghe (China), Jeong Kyeon-Doo (SK), Takeshi Iwaya (Japan), Federica Magherini (EU), Haji Mohamad Sabu (Malaysia), Penny Mordaunt (UK), Florence Parly (France), Hariton Singh Sajjan (Canada), Ngo Xuan Lich (Vietnam), Delfin Lorenzana (Philippine), Linda Reynolds (Australia), Ryzandzar Ryacudu (Indonesia), Ron Mark (NZ), and Eng Hen Ng (Singapore). Observing the 18th Shangri-La Dialogue, it is significant to point out that four of the above 16 keynoters are female, hopefully signifying more peaceful cooperation in the future.

In examining the speeches delivered at the SLD, one does find a change of tone, perhaps a more explicit expression of sentiments on the security issue. First of all, Singapore's President Lee Xian Long, made an excellent speech tracing from the history to today'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e emphasized that it was the openness in trade and interaction that had brought prosperity to the region, not just Singapore as a free trade port but also to the entire Asia Pacific. He made observations on the US-China Trade War and implied its ill consequences. He warned to avoid hardened attitudes and pled for peaceful discussion and resolution on the trade issues. He expressed the wishes of not only Singapore, the ASEAN countries, but also the entire Asia that their desire is to pursue continued globalization, respecting multilateralism rather than being pressured to take sides on any conflict

between great nations. His implication was clear, although Singapore is an ally of the U.S., he does not wish to see the U.S. and China prolonging their trade conflicts and expanding into other domains. His tone and of others are that competition is unavoidable among nations but it must be maintained as healthy competition.

The speech delivered by Patrick Shanahan, the new Defense Minister of the U.S., was a prepared speech emphasizing the wish of the U.S. to project her presence in Indo-Pacific Ocean. His speech although not naming names was clearly targeting China and calling her allies in the region to side with the U.S. to stop the rise of China however with little legitimate reasons. Shanahan did not modify his speech after hearing President Lee's keynote speech which contained an obvious purpose to moderate any hostility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nd any conflicts in SCS. China's Representative, General Wei Feng He, delivered his prepared speech defending China's peaceful rise policy and her pursuit of globalization and multilateralism. Wei responded to President Lee and Mr. Shanahan's speeches and inserted his comments which was not shy to hint that the U.S. intrusion under the name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especially the SCS was the cause of instability of security in the region. Wei stressed that China will seriously defend her sovereignty rights and she has rights to strengthen her defense in SCS or elsewhere especially when facing threat.

Overall the other speeches were moderate containing a few echoes from official ally's position stressing the desire to maintain stability and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in maintaining the regional security. If one had to draw a conclusion, it might be said that there was no clear signal in taking sides or making threats in the speeches other than the U.S. and China exchanging a few barbs. Hopefully, when the delegates at SLD return to their countries that they will convey the genuine tone of the 2019 SLD - it is the region's wish that the two great nations, the U.S. and China, will soften their hostile attitudes and carry on a healthy competition benefitting the world. It has been said clearly,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will lead to instability and no country in the region wishes to see it happen. The Asian countries do not wish nor have the will to form a NATO-like alliance to replicate another Cold War!